

喷呐河

喷呐在一群送葬的队伍中四下跑着,向下大吼,再向半空中连甩几声。接着,金灿灿的声音便顺着河谷向前滚去,麦子大片大片地成熟了。

我从湛蓝色的心版上沙沙走过,阳光热切的拥抱着这些璀璨无比的泪珠儿,我看见他们暗红色的血液龙一样蜿蜒,并且于蜿蜒间相互拥抱,相互爱抚,相互亲密。哦,他们竟然还有无法用语言可以比拟的歌声。比方说我来这里之前,他们的歌声诱惑了一大群鸟雀儿,也

不知到底是谁醉谁痴。至于后来,忧郁的月色悄然来临之际,五月的小精灵们一个一个翩然而去,始终也没有留一个人的歌声。看起来,我的民间痴情的歌手,该怎样把湛蓝色的微笑盛满15岁的少年心房呢!

春天就一直睡着,他们纵情的歌声已经展开了翅膀,很矫健地飞翔在心之上,梦之上,心梦之上。所以,时常会有那样一个红脸汉子,想把自己化做

一滴疯狂的水珠儿,然后,也要像那条河流一样在平原上无限延伸。

也许他化作一滴水珠儿,可这些理由都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人水草般的青春季节。

源上的喷呐

蒋建伟

卫灵公篇载: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虑,谋思也。远虑,深谋远虑,长远打算。有,甲骨文以“又”为“有”,金文在“又”下方加“月(肉)”,表示“取得”“占有”之义,引申为“存在”“发生”等义。《广雅·释诂》曰:“有,取也。”故此章之有可译为“发生”“招致”。近,眼前,当下。

此章用现代口语复述,即: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安排,必定会招致眼前的忧虑、愁苦。

孔子意在说明人要有远虑,而防近忧。故把原文改成“人有远虑,必无近忧”亦可,意思一致,说法不同。孔子用否定句开头,警示意味更加强烈。显然,“无远虑”与“有近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远虑”与“无近忧”亦然。

人无论干什么,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修身,都要深谋远虑,最好生发远见卓识,进而形成长远规划。如此,则不会因一时之成功而得意忘形,不会因一事之不顺而垂头丧气,而是按照既定蓝图冷静地持续前进。如果是人生中一事算一事,过一天算一天,那么在复杂的社会和人生中面对种种矛盾时,特别是遭受挫折、失败时,必然会因为明确的方向、目标、计划,而沮丧、焦虑、忧愁、迷惘、彷徨,不知所措。

古今多数学者认为,此章之意在防患于未然,表现了孔子的忧患意识。但是,愚以为必须作些解释。其一,孔子说的是“忧”,而不是“患”。忧所指的是人的心理、情绪,而患虽与忧互训(《论语》中几个患字均是忧虑、担心之义),但还有另一层意思:灾难、祸害。主观的忧是可以防止的,而患在客观意识上不一定都能防止。其二,孔子直接表达的是防“近忧”,即日常的眼前的事都能妥善处理,如果说有防“远忧”之意,也只能说是隐含在“远虑”之中。如此,学者们的意见方可与孔子原话结合起来。

孔子确有忧患意识,不过主要体现在《易传》中。孔子及孔门弟子所作《易传·系辞下》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通过《周易》,看出了周人有忧患意识。这里的“忧患”,应为动宾词组,忧虑灾祸的意思。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孟子继承了这种忧患意识,明确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里的“忧患”,既可理解为动宾词组,即忧虑灾祸,又可看作是一个双音词,义为“困苦、患难”与现代汉语差不多。

学者们论述这一问题,引用较多的还有《荀子·仲尼》:“……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馘,是以百举而不陷也。”知同智。谦同歉。豫同预。馘同祸。“曲重其豫,犹恐及其馘”是说:周密慎重做好防备,还怕会遭到祸害。

两千余年来,类似的议论多多,故有学者论中国传统思想特征,其一便是忧患意识。

15年前《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初次上映之时,故乡黑龙江的报纸上发了我写的《美的传递》,内中饱含着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三代祖孙对凄美的崇敬……

《泰坦尼克号》当年四月初在国内上映;但在二月初,《泰坦尼克号》已“驶入”我家,与美国同步。我指的是在越洋电话里,女儿玲描述十二岁,在美国念初中的外孙女小怡连看三遍的激情,并要父母也学唱主题曲,不唱不行。女儿还说:“小怡给你们写了一封信,不让我看,可能错别字不少吧。”这封信,二月中旬我收到了。大意是:《泰坦尼克号》如到中国,姥姥姥爷值得去一看!

三月初我过生日,接到了外孙女的生日贺卡,打开竟是《泰坦尼克号》的歌词,而且是中英文对照,这当然是为学英语的我特制的,这使我非常感动又心疼——她在中国只念了一年小学就去了美国,尽管几年来课余补习中文,但歌词中译毕竟太难了。果然如是,越洋电话中她妈妈说,她用了好几天

着了火的喷呐,能点燃村人大片的哭声,声音落满大平原的高粱地里,高粱们的眼睛都哭红了,哭肿了,哭得抬不起头了。

秋天忧郁得失去了颜色,羊群驮着太阳跑进了豫东平原的秋天,金黄色的日子里,林木停止了生长,小草停止了歌唱,河流停止了舞蹈,太阳的清冽味道到处流溢开来,阳光好像金子一样珍贵,你想抓都抓不住。

正是农人收获的季节呢。我想趁冬天到来之前用照相机把这些火焰都拍摄下来,拿往城市里换一大把钞票。可是火焰却变得越来越小。远处,遥望羊群的小伙子是一个喷呐师,他两手往嘴巴前一搭,唇咬簧片轻轻一吐,火势又起。我见过几个这样的民间艺人,虽然青年吹手们相貌各异,但同样也能赢回高粱们的哭声的。

喷呐的哭不叫哭,不过,他一哭起来整个大平原都属于男性世界。这个罪孽深重的纵火者,可爱的贼,是他,将人类的心脏拆得七零八碎。

平原上只剩下棵棵高粱了。他极其孱弱地举起毕生的火焰,向我大喊大叫。农人们伸出去的手都长成树枝,相互争抢着他们的火焰。大火熄灭以前,雪白色的羔羊们纷纷用舌头寻找温暖,躲进老羊的瞳仁里冬眠。看啊我是多么地羡慕这些红高粱们,我徒步跋涉过植物的酒精源头,也小羊般幻想要冬眠呢。

哭声惊起了许多白莲花,我的飞翔的泪,落在满耳朵的赞美诗的高粱地间。农人在哭声中是一垄庄稼,一茬茬的新生于死亡,秋天快要走远了,我的静穆的白莲花,面带笑容。

请把一朵火焰种在心灵大地上。我想,把那里的杂物统统搬出,晒晒太阳。

喷呐声

四娃没有长嘴。喷呐就是四娃的嘴。随便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

四爷爷用手一天天把我的脑袋摸大。很快我像疯长的野槐树一样超过了他的身高,并且硕大无比。那一年冬天,清瘦老人的大手冻成了两只通红的气蛤蟆,挂满了刀子口,煞是可爱。就是在那样的季节,我的四爷爷坚持套上了一架驴车,满满装上泥粪,拉到村外的田野里把喷呐声和泥粪儿大猷大猷地均匀撒开。

我牵了驴绳,坐在远处唱歌,一如候鸟正在期待春天的来临。这时候,四爷爷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拿眼神招呼我过去。原来,那块地中央孤零零地站着一座坟,枯草中纵横,四爷爷的眼窝里涌出一条河流。

“这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咱不撒了罢?”“您不是说四奶奶这儿有‘金桥’一座吗?让我挖挖。”“我吹吹喷呐给四奶奶听罢,告诉她您老天天想她呢?”

就这样,四爷爷的眼睛河中央的浪花,永远凝滞着一个女人的无限爱情。我想此刻,我变成了一支屹立于四爷爷心头的唢呐。

我套上了空空的车子。接着,我们爷孙俩挤在车把上甩开了响鞭子,吆喝着驴往回赶。一路上,我不再看路,什么也不想,不停地用牙默默划着大大小小的圆圈儿。

但愿来生,那么,但愿来生吧。

陈巨来先生堪称是百年海派篆刻史上的一代大师,元朱文巨擘。

为什么说我们给陈巨来如此高的评价?第一,陈巨来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自二十岁拜赵叔孺为师后,他又结交了像王同愈、袁克文、吴湖帆、张大千、溥心畲、叶公绰、张伯驹、江寒汀、谢稚柳等书画名家,收藏名家,眼界大开。尤其是吴湖帆旧藏的一部汪关《宝印斋印式》,使陈巨来先生如见宝藏,豁然开朗。与张大千的结缘长达六十年之久,更成为印坛佳话。他那法度森严又典雅秀丽的印风,雅俗共赏,博得了大名家的赞誉。通过这些名家的提携及推崇,又将自己的印艺推向了辉煌。

第二,元朱文是陈巨来的拿手绝活,不仅篆法浑雅秀美,章法安静妥帖,刀法更是爽利劲健,线条富有变化,有血有肉,充满生命活力,曾被其师赵叔孺许为“元朱文近代第一”。张

尽管是写评论性的文字而不是写新闻报道,我也非常谨慎地对待来自网上的信息源。唯恐因评论的事实依据失实而贻笑大方。

最近一起有关书评人涉嫌严重抄袭的事件,一个多月前就已曝光于豆瓣网。但我一直处于观察状态,没有产生对此言说的冲动,其原因之一:不知其性质是否严重到确如网友所披露的那样?

今天终于从一份读书类专业媒体的电子版上读到了对这一事件的评述,才确信此事非虚也。

尽管近年来有关抄袭的丑闻之多几乎超过了明星的绯闻,人们对此似也已见惯不惊,但这起抄袭事件的特别、特殊、特异,也还是让我惊诧不已。因为,某人某篇文章某部著作涉嫌抄袭,大概在这年头已经不算新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居然成了“抄袭专业户”,居然靠抄袭成为“优质高产”的在权威媒体频频亮相的“著名”书评人,是不是如同“人咬狗”似的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泡沫再炫目美丽,终究要破灭。如果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能够靠抄袭成为大家名家,而且能够长期维持其不倒的名位,此等功夫大概金庸笔下的那些神人也难以做到。因此,一般抄袭者也只敢偷偷摸摸,偶尔为之,哪里敢以此为业?

前不久,豆瓣网上一个叫“李小云”的网友,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影评被一个叫“郭某”的人抄了。经检索,发现抄袭者为供职某出版社的图书推广经理。他把自己的发现贴到了豆瓣上,更多的热心网友开始检索“郭某”写的众多书评、影评乃至球评,发现“郭某”几乎到了“无文不抄的程度”。该抄袭者年仅20多岁,其作品产量之高十分惊人,常常一天一篇乃至一天数篇地批量“炮制”书评、影评,其涉及领域之广,也让人感到作者简直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神人”,有关

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的书籍以及影视等几乎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很高的专业素质。只有仔细阅读推敲其文的人,才会发现文章因东摘西抄所产生的逻辑裂痕。文章密集地刊登在多种权威媒体的书评和影评版上。此女抄袭行为暴露后,曾私下发信向“李小云”表示道歉,并表示愿意退还稿酬。李则表示不要稿酬,但要她公开道歉。待到此女大规模抄袭行为被网友发现后,她立即将自己的豆瓣账号和新浪微博实名认证取消,关闭了网友对其微博评论的功能。或许,“郭某”的名字从此即从书评界蒸发了。当然,她是否会换一个名字重操旧业也未可知。

或许,在郭某看来,写作对于她就是一种谋利的手段和工具,并不是传统文人所列为人生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是为了传播思想、知识,或是为了自身获得一种创造的审美愉悦。跟这样的人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疑如同缘木求鱼、沙地掘井。她把别人的文章抄来拼凑成自己的文章拿去发表,纯粹就是利益驱动,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银子而已。“利”是第一位的,“名”是其副产品,最终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这个“利”当然不仅仅是几文稿酬,为出版社写书评推广图书,可从出版社获利;为影视公司写影评也可从影视公司获利。只是她不明白一个基本的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即使是从物质产品制造的商人,也不能把别人生产的产品贴上自己的标签拿出来销售。更何况是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创造的“写作”,连一点儿“斯文”都不要就太可怕了。因此,我觉得要减少此类“丑闻”的发生,可能要从改变社会道德“情境”风气,纠正人们过于浮躁逐利的心态,以及改革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等多个方面去思考和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

友,一开口就问陈巨来印印有什么?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陈巨来,生于一九〇五年,卒于一九八四年,浙江平湖人,原名馨,字巨来,号喆斋,别署安持,书斋名安持精舍。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安持精舍印取》《安持精舍印话》《安持人物忆》等行世。

本印选以杨朋之《盖斋藏印》为蓝本,还有本人经手的拍场精品。弥足珍贵的是有部分系陈巨来亲手钤盖的印蜕。本次集结不少作品属首次发表,且全部采用原钤印拓,以期体现一代大师的精气、神。

(袁慧敏主编“袖珍印馆”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印谱,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8月19日13:00-15:00,在上海书展上海书画出版社展位举行新书发布会暨售活动。)

《陈巨来印举》前言

袁慧敏

大千也曾评价“如古美人,增至一分则太长,减至一分则太短”。陈巨来在元朱文方面的造诣,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故陈巨来拥有了在百年海派篆刻史上的显赫地位。

近十年来,篆刻爱好者及印章收藏家对陈巨来的认知普遍提高,其印风尤其是元朱文一路,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一个现象很令人玩味,从南方印人爱玩的元朱文,如今许多北方的爱好者也在研习。更有趣的是,在日本,听一位经营金石印章的友人说,如今生意不景气,但陈巨来工细一路的印章却非常好销,尤其从中国来的朋

友,一开口就问陈巨来印印有什么?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陈巨来,生于一九〇五年,卒于一九八四年,浙江平湖人,原名馨,字巨来,号喆斋,别署安持,书斋名安持精舍。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安持精舍印取》《安持精舍印话》《安持人物忆》等行世。

本印选以杨朋之《盖斋藏印》为蓝本,还有本人经手的拍场精品。弥足珍贵的是有部分系陈巨来亲手钤盖的印蜕。本次集结不少作品属首次发表,且全部采用原钤印拓,以期体现一代大师的精气、神。

(袁慧敏主编“袖珍印馆”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印谱,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8月19日13:00-15:00,在上海书展上海书画出版社展位举行新书发布会暨售活动。)

最近看到晚报转载的《革命“三剑客”之一葛琴》,作者丁言昭女士希望向读者介绍女作家葛琴曲折的革命人生,这用意是很好的。但我作为葛琴的子女,不得不指出文中有些不实之处。

例如,“鲁迅三次替葛琴修改其处女作《总退却》”一事,据说是取自《杜直散文选》中的《怀葛琴》。但该书中却没有这篇文章或这样的内容。其实,对这种说法是不难鉴别真假的。既然如文中所说,1932年初葛琴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了小说《总退却》,便交丁玲在《北斗》杂志该年第二期上发表,而葛琴是1933年12月22日为写序才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这中间哪里会有鲁迅为葛琴三改《总退却》那么“生动”的事情?《鲁迅日记》和所有研究鲁迅的学者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母亲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事。

而文中涉及葛琴和华岗的关系,则与事实出入更大,还请读者参阅拙作《一段尘封的往事》(见《传记文学》2011年第4期,该文亦可见邵圣麟和葛琴的纪念馆网站相关资料页中“纪念回忆”栏),在此便不一一指正了。

我相信并赞赏作者写文章的“本意是旨在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品格”,绝无恶意。只是学界前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指导学生编《鲁迅年谱》时,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至于个人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这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才需要多方印证,有误之处,改正就好。



直立在冰海中,冻得唇抖声颤,还一再叮咛露丝“不能说再见,一定要活下去”……

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这个为“真爱”献身的流浪画家杰克是这个悲剧的主角,确切说还是个大男孩,因此更让人痛惜不已,尤其是同龄的或小于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如小怡,更为之恸哭、为之疯狂了!姥爷边看边议,边说:我已哽咽不能语,只有行动。转天,我家举行了“电影招待会”,请同事、邻居轮番来看。凄美的故事打动的不止是大小女孩!该片导演卡梅隆说,《泰坦尼克号》更是忠诚、献身和爱的代名词。

今年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周年,我在上海重看《泰坦尼克号》3D版后,找出这篇发黄的旧文,电脑打字,发给已成年的小怡。我俩就这样隔代、隔地、隔了15年后继续传递“忠诚、献身和爱”,继续着美的传递,从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

享受文化生活

明请读《读者》。

美,在继续传递

鲁秀珍

映的城市不包括哈尔滨,而影碟在哈也还没上市,还好,后来出差到上海的姥爷终于买到了碟片,回到家就看。我同时放上录音机,录主题曲,好对照看小怡的歌词。

电影里,歌声响起时都是男女主人公最动情之处:在杰克救露丝的命时;在杰克让露丝立在船头展臂睁眼时;尤其当船头已倒竖,他俩相互鼓励准备最后一搏时;随着沉船入海,杰克把露丝拥卧在门板上,而自己

鲁迅修改过《总退却》吗?

小鹰

最近看到晚报转载的《革命“三剑客”之一葛琴》,作者丁言昭女士希望向读者介绍女作家葛琴曲折的革命人生,这用意是很好的。但我作为葛琴的子女,不得不指出文中有些不实之处。

例如,“鲁迅三次替葛琴修改其处女作《总退却》”一事,据说是取自《杜直散文选》中的《怀葛琴》。但该书中却没有这篇文章或这样的内容。其实,对这种说法是不难鉴别真假的。既然如文中所说,1932年初葛琴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了小说《总退却》,便交丁玲在《北斗》杂志该年第二期上发表,而葛琴是1933年12月22日为写序才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这中间哪里会有鲁迅为葛琴三改《总退却》那么“生动”的事情?《鲁迅日记》和所有研究鲁迅的学者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母亲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事。

而文中涉及葛琴和华岗的关系,则与事实出入更大,还请读者参阅拙作《一段尘封的往事》(见《传记文学》2011年第4期,该文亦可见邵圣麟和葛琴的纪念馆网站相关资料页中“纪念回忆”栏),在此便不一一指正了。

我相信并赞赏作者写文章的“本意是旨在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品格”,绝无恶意。只是学界前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指导学生编《鲁迅年谱》时,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至于个人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这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才需要多方印证,有误之处,改正就好。